

何妨吟啸且徐行

——我对教育的思考与践行

刘勇

四川省双流县棠湖中学外语实验学校教师

成

都第一轮未来教育家培训结束。看着QQ群中共享的学习照片，衬着窗外阳光暖暖的色调，回忆里已溢满幸福的味道。这一段学习之旅，开阔了我的视野，深刻了我的思想，丰厚了我的精神；这一段学习之旅，使我可以静下心来思索教育，思考人生，思量得失；这一段学习之旅，既是一段行程的小结，更是一段行程的开启。语文教育，我行进在路上……

我从小就喜欢祖父，他是乡邻眼中的好木匠。看着他魔术般地将木头变成会旋转的陀螺、会飞翔的小鸟，我总是惊奇不已。他常说：“干一行，爱一行，做人要有一技之长。”从教后，我便不断地修炼自己的一技之长。

我成长求快。“假如你命该扫街/就扫得有模有样/一如米开朗基罗在画画/一如莎士比亚在写诗/一如贝多芬在作曲”。这首诗一直让我感动。我拼命提升自己，读书、听课、上课、反思、实践……我相信即使岗位平凡也能创造奇迹。

2002年，我调入国家级示范校——四川省双流县棠湖中学。或许是上天的眷顾，我的师傅便是教研组长杨开清老师，激情且富有豁达情怀，智慧并兼具创新精神，使我收获良多。不久结识省教研员何立新老师，得到他的耳提面命，更觉获益匪浅。公开课、送教课接踵而至。2004年、2005年，我在四川省新课程改

革培训会上研究课，参加省教育厅组织的省级骨干教师讲师团送教活动，深受好评。

我对于效益也求快。这期间，我模仿大师的课堂教学，常常沉浸其中；我追求教学的一招一式，常常陶醉不已。我为学生的成绩提升而开心，为他们的分数下降而懊恼。“课堂高效”是我的口号，“学生考得”是我的法宝。

这个时候，我开始陶醉了……

一次难得的机会，我代表四川省参加全国大赛，我自己信心满满。可最后却只得了二等奖。我的课堂怎么了？分明有亮丽的教学设计，有深入的文本解读，有感人的示范朗读，有精彩的总结……

我拷问自己，逐渐醒悟：我太过于追求表面的东西了，失去了语文的本真。一味追求课堂开放，导致课堂散而无神，方向失控；看似开放活跃的课堂，实则走马观花，浮光掠影。忆当初，年少轻狂，意气风发，怀揣着激情与抱负站上三尺讲台，巴不得一展拳脚，恨不得倾囊相授。但，学生快乐吗？学生有收获吗？一个接一个的问号，让我为之焦虑、忧愁、阵痛与彷徨。我取的网名为“荷戟战士”，来源于鲁迅《题〈彷徨〉》一诗：“寂寞新文苑，平安旧战场。两间余一卒，荷戟独彷徨。”阵痛、彷徨，让人思考，让人成熟，让人专注。

也许与语文有缘。在痛苦迷惘的时候，我有幸结识了省教研员段增勇老师、

省特级教师卿平海及省教育学院李德树书记……我最可亲可敬的恩师们，再一次给我指引了前进的方向。

中学语文教学，“少、慢、差、费”现象由来已久，至今仍饱受诟病。究其原因，最核心的问题是，对于成长中的初中学生，我们当下培养的普遍是应试思维，而非学科思维；提升的是应试能力，而非学习能力。“工具理性”超越了“价值理性”，“工具理性”支配着教学，将学生当作学习机器、考试机器。

那些扑朔迷离的“定性”难题不再困扰我，那些“食洋不化”的理论不再迷惑我，那些刻意求怪的文本解读不再吸引我……我反而为条分缕析的解读而汗颜，为支离破碎的训练而羞愧，为苦口婆心的说教而悲哀。我明白了，我以自我为中心，却忽略了学生。我想到了以前看过的一篇杂文《如果让语文老师去放牛》：如果让一位语文老师去放牛，他会拔起一根青草，向着牛群不停地发话：“这是什么草？注意，不要乱说——举手回答。”“你们以前吃过这种草吗？想不想吃？”“快速地嗅一嗅，告诉我它的气味。”“仔细观察它的样子，看看能分几段，每段的作用是什么？”“在这种感受的基础上，你决定将来怎么办？比如——更加热爱大自然？吃的是草，挤出的是——奶和血？”结果许多牛饿死了。

自以为一番苦心，却总是越俎代庖。如果下次再让我这位语文老师去放牛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愿做“麦田守望



者”，放心让“牛”去吃那带着露的“花草”，去嗅那迷人的“芳香”，咀嚼那鲜嫩的“草汁”，静静地反刍，慢慢地消化……我则在一旁微笑、默叹，并适时为他们找寻新的“草源”，陶醉地看着他们快乐地成长。

当今语文界，旌旗招展，各类“语文”竟自由；吾静观亭前花开花落，漫随天上云卷云舒。语文教学不是刻意求新，故意求深，特意求怪；也不是一味追寻活泼热闹，摆弄花拳绣腿。要老老实实地让学生真正地走进文本，亲近语言，提升素养。好文如好茶，要慢慢冲泡，细细品尝；好课如好酒，要静静酝酿，慢慢发酵。课堂教学，应当善于倾听花开的声音，善于润泽学生的生命，善于对待残缺的课堂。

2010年，教育局成立“刘勇名师工作室”，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。我认为所谓名师工作室，有两个关键词：一是“明”，明明白白教书，清清爽爽教研；二是“工作”，工作是纽带，工作是灵魂。

如果下次再让我这位语文老师去放牛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

基于当下语文教育的生态恶化现象和被“应试教育”所绑架等问题，我们追求教育回归本真：课堂不作秀，追求真实；研究不搞花架子，追求真知；评议不吹嘘，追求真谛。

这期间，我有幸两次到美国进行考察，我发现美国课堂显“慢”：知识容量少，但学生兴趣盎然，动手实践，思考表达，自主建构；中国课堂求“快”：重视知识的系统性，侧重练习的反复性，“快节奏、大容量、高效率”。

成长求慢。我逐渐明白：成长不能急功近利，而是一种厚积薄发。慢不是静止，比如一条河，水流得快的河段必定是浅滩，水流得慢的河段必定是深渊。我一定要慢慢成长，与学生共同成长。

林语堂先生说过一句话：“顺乎天性，就是身在天堂。”当今社会，我们需要让心灵慢下来，从容、稳健、诗意地生活。雨入花心自成甘苦，水归器内各现方圆。慢是一种境界，慢是沉静，慢是沉浸，慢是澄净。“慢”，左边心，右边曼，



意为让心思慢慢地在生活中延展；“忙”，乃心亡，心中忙乱则心智难定，如有所失而缺乏主张。印度谚语云：“走三天路，我要坐在板凳上歇歇，好让我的灵魂赶上我自己。”《窗边的小豆豆》教会我们要在慢中学会聆听，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中教会我们要“简朴、简朴、再简朴”，《第56号教室的奇迹》教会我们要在慢中令师生互信、道德共生。

儿童的现在与将来，哪个更重要？是当下的分数还是未来的素养？卢梭认为，两者都很重要，应当在关注儿童现在的同时一步一步地去考虑未来。这期间，我慢慢读书，从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、卢梭的《爱弥尔》到杜威的《民主主义与教育》，从儒家经典《论语》到叶圣陶等人的著作。我发现：应当以儿童为中心，整部《论语》中只有7个“教”字，但却有56个“学”字；我明白：教育即解放，教师即开发，教室即创造，学生即生长。我亦在不断追问自己：母语对孩子意味着什么？我们应当如何教母语？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认为，口头为语，书面为文；教育家夏丏尊认为，语文教语感，语感是靠传染，应当有传染源——那就是老师。周国平在《守望的距离》中说道：“知识可以传授，智慧不能转让。”课堂重在培养核心素养，重在生成学科智慧。

教学求慢。慢方能静，静能生慧；慢方可潜，潜能深刻；慢方显真，真能育人。此时此刻，我以追求“真”语文为己任：语文味浓、自主性高、品味感强。课堂上，学生的主体与教师的主导定位应当准确、适度；教师要学会收有放，过强就会越俎代庖，过弱亦会放任自流。唯有适度，课堂才能呈现其特有的韵律和节奏，才能变教学预设的“原汁原味”

为课堂生成的“有滋有味”，如行云流水，浑然天成。慢是一种回归，更是一种尊重。尊重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，尊重学科特性和教学本质。语文有其特殊性，每一篇文章的字词句篇、语修逻辑都是可教之点，但要根据文本特质和当前学情来确定能教什么。在课堂教学中，教师还需要根据学生的活动过程和结果反馈，调适教学标高，调节教学内容，调整教学方法；充分尊重学情，深备而浅讲，多备而少讲。

慢可以细读，可以精读，可以深读。“博观而约取，厚积而薄发”，我提倡小切口、纵深入，以简单的线条拉动丰富的课堂生成。唯有细少，方能深入；惟其巧妙，方显艺术。如挖掘《故乡》中的语言“冬天没有什么东西了。这一点干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，请老爷……”请老爷干什么？鲁迅为何不写完，而要将其省略掉？这就要让学生在阅读中思考，在思考中争辩，在争辩中释疑。鲁迅加大语言文字的负载量的方法，就是减少语言文字。这样的慢读，不求广博，却得其妙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语文课应是简约的课。化繁为简，一课一得，关键是教师要有“化”之思想，有“化”之胆魄，有“化”之能力。没有一课的小“得”，自然就是大“失”了：失了能力的培养，失了素养的提高。所以，要想有“得”，还必须“失”：失去应试观念，失去表面热闹。

过去，我曾努力将课文分析来分析去，但学生在读文章时居然不会有自己的见解；当批改了成堆的作文后，发现学生仍然没有学会作文，顿感泄气。现在，我变“懒”了。作文改了一次，了解了学生的写作水平后，就让他们自己改。

会改了，没地方发表，就让他们自己编报发表。每个小组出一期，一个月出一张。对于课文，我也不再讲来讲去，讲得自己都倒胃口。我也不勉强你们，你们自己看吧。哪篇好？这篇，就讲这篇吧。作为补偿，下一堂课我讲一篇课外的美文。真没想到，一个星期一篇，一不小心，这个学期多讲了二十多篇文章了。怎么，还嫌我太唠叨了，讲得太多了？那好，你就这位大声嚷嚷的同学，你来谈谈对这篇文章的看法吧……就这样，我把学习的主动权慢慢地还给了学生。

我还发起创办了“青春逗”班级网络文学社，“青春无极限，逗你笑开颜”是文学社充满朝气的口号；主办《鸢舞》班刊，为学生开辟了一块“百草丰茂”的实验园地。文学社曾多次参加省级、国家级的征文大赛，并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。两年时间，就有六十余人次在全国作文杂志和报纸上发表文章。

2013年，我参加全国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年会，并被推选为中语会理事。同年，由省教育厅组织的送教活动，又让我实现了一次跨越。我事先根据教学进度准备好两堂课《在山的那边》、《湖心亭看雪》和相应的专题讲座，信心满满。但就在送教前三天，被临时告知要上《再塑生命的人》和《桥之美》，怎么办？经过深思熟虑，我还是选择后者，研读教材，充分备课，设计教学，反复思量……尽管没有事先演练，但有了在工作室长期的磨练基础，这两堂课都获得了成功，获得了听课教师的高度评价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有多个课例得到专家前辈的高度评价，并被专业书刊发表。

让心慢下来，让教育慢下来，我感受到了心灵的成长与快乐，我感受到了教育的真谛与幸福。“成都市学科带头人”、“四川省首届中小学教学名师”、“全国首届十佳语文教师”、“成都市未来教育家培养对象”……一路走来，我步履坚定。

板凳须坐十年冷，从教岂为稻粱谋。探索语文教育的道路上，不论风云变迁，痴心已付教育。以此培训为契机，我愿做一只小小的蜗牛，蜗行摸索，至老不休。■